

## 域外漢語探索——論長崎唐話的表現特色

林慶勳\*

### 摘 要

14 至 19 世紀東亞諸國，有關學習中國話的教材，多數由當地涉及與中國事務有關的人士編寫而成。由於編輯者的方言背景與文化差異，因此形成獨特的官話學習材料，因為與中國本土的語言稍微有些差異，一般即以「域外漢語」做稱呼。

歷史上從 17 世紀初期開始，即有江、浙、閩、粵等地的唐船，開往日本九州的長崎港進行唐船貿易。貿易進行中必須借助唐通事居中做溝通。這批唐通事都是世襲職位的早期中國移民後代，由於他們只會講日本話，必須從小開始學習唐話及唐山事務，以便就任唐通事職位之後，有足夠的唐話能力與嫻熟的唐山文化知識，才能處理唐船的華人與長崎官府之間各種大小與貿易有關的事務。

本文擬以唐話的表現特色作探討，從目前發現的各種唐話教材中，歸納出「多語交響、職位世襲、通俗口語、移民文化、真實歷史」等項語言表現的特色作論述。畢竟唐話是應用性很強的語言，在質樸、堅毅的本質中，仍然可以看到海外中華文化傳承的精神。

國立中興大學 

**關鍵詞：**唐話、唐通事、唐三寺、唐船、唐館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東京國際大學中國言語文化學科教授。

# An Explo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Nagasaki Tanghua

Lin Ching-Hsiun \*

## Abstract

From the four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East Asian countries usually selected people familiar with Chinese affairs to edit or compo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learning Chinese. Because the editors had different cultural and dialectical backgrounds, Mandarin learning materials with unique particularities were created. They are typically referred to as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because the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Mandarin in China.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y “Tang ships” from Jiangsu, Zhejiang, Fujian, and Guangdong were piloted to Kyushu to participate in commercial trading. During the trading, the people hired Tang-tongshi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the Chinese. Consequently, these hereditary Tang-tongshi, descendants of ancient Chinese immigrants, had to learn the Tanghua language and Tang affairs from childhood. Upon acquiring sufficient knowledge and language ability, they started to handle affair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Nagasaki govern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hua language. By researching all types of teaching material on learning Chinese, we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such as “multilingual phenomenon,” “hereditary positions,” “popular vernacular,” “immigration cultures,” and “actual histories” that illustrate its characteristics. Because Tanghua has been highly applied, we could observe the ess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s through its perseverance and unadorned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anghua, Tang-tongshi, three temples of Tang, Tang ships, Tang agenc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 Professor, Tokyo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 域外漢語探索——論長崎唐話的表現特色

林慶勳

## 一、東北亞周邊的語言資料

朝鮮、日本、琉球三個地區，自古以來即與中國有深厚的關係，其中語言或文字的接觸，影響了各地區本身語言和文字的發展。以下使用「表 1」的內容，說明近代以來各地與中國有關的語言資料。<sup>1</sup>

表 1

時間	-14C	15-17C	18-20C
	元	明	清
韓漢資料	A 舊本《老乞大》(1368 前)	A《老乞大諺解》(約 1483)、《朴通事諺解》(約 1483)、崔世珍《翻譯老乞大》《翻譯朴通事》(1509-1517) B 會同館編《華夷譯語·朝鮮館譯語》(丙種本) C《訓民正音》(1446)	A1 司譯院資料：申聖淵《舊刊老乞大諺解》(1745)、邊憲《老乞大新釋》(1761 刊)、金昌祚《老乞大新釋諺解》(1736 刊)、《朴通事新釋》(1765)、《朴通事新釋諺解》(1765)、李珠《重刊老乞大諺解》(1795 後) A2 非司譯院資料：《騎著一匹》(1824)、《中華正音》、《學清》、《你呢貴姓》

<sup>1</sup> 表一資料依據 1.遠藤光曉，〈韓漢語言史資料概述——總論〉，(《韓漢語言研究》，頁 446，首爾：學古房，2008)；2.竹越孝，〈韓漢語言史資料研究概述——語法詞彙部分〉，(《韓漢語言研究》，頁 506)；3.遠藤光曉、竹越孝主編，《清代民國漢語文獻目錄》，(首爾：學古房，2011) 加以補充完成。

日漢資料	A 鎌倉時代 (1193-1333) 以來臨濟宗、曹洞宗禪僧的誦經唐音資料	A 黃擘宗隱元禪師、曹洞宗心越禪師為代表誦經唐音資料 B1 會同館編《華夷譯語·日本館譯語》(丙種本) B2 防倭寄語集：薛俊《日本國考略·寄語略》(1523)、鄭若曾《日本圖纂·寄語雜類》(1561)、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1564 之後)、侯繼高《全浙兵制考》所附《日本風土記》(1592)	A1 黃擘宗、曹洞宗誦經唐音料 A2 唐通事唐話學習資料：《瓊浦佳話》、《譯家必備》、《長短拾話——唐話》、《唐詩選唐音》等。 B 實用寄語集：翁廣平《吾妻鏡補·國語解》(1815)、玉燕《東語簡要》(1884)、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1889)、陳天騏《東語入門》(1895)
琉漢資料		A 官話集資料 B1 會同館編《華夷譯語·琉球館譯語》(丙種本) B2 冊封使寄語集等：陳侃《使琉球錄·夷語》(1535)、郭汝霖《重編使琉球錄·夷語》(1562)、蕭崇業《使琉球錄·夷語》(1579)、夏子陽《使琉球錄·夷語》(1606)、周鍾《音韻字海·夷語音釋》	A 官話學習資料：阮應選《官話問答便語》(1703-1705)、佚名《百姓官話》(1749-1753)、佚名《學官話》(1797)、梁允治《廣應官話》(1797-1820)、佚名《琉球官話集》(1859)、鄭干英《官話集》、佚名《人中畫》琉球寫本 B 冊封使寄語集等：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語》(1721)、會同館編《琉球土語》(華夷譯語丁種本, 1752)、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土音》(1764)、李鼎元《琉球譯》(1800)

A 漢語資料 B 寄語對音資料 C 本國語言資料

表 1 所列的資料分為 ABC 三類，A 為漢語資料，其中包括數量相對少的黃擘宗、曹洞宗杭州音與福州音誦經資料，另外一種則為資料較多的官話學習資料；B 為寄語對音資料；C 為各國的本國語言資料。這裡所謂「寄語對音」，明代薛俊

《日本考略·寄語略》「注」說得最清楚：「寄即譯也。西北曰譯，東南曰寄。」所以「寄語」就是「譯語」的意思。只不過那些寄語的漢字是「記音」而不「記義」。

「韓漢資料」中，A 類官話學習資料，由於 1998 年在大邱發現寫本《老乞大》，因此讓朝鮮官話教材的出現，可以往前追溯到 14 世紀。清代的官話學習資料，區分為司譯院與非司譯院兩個系統，前者是做為國家考試閱讀的標準本，在當時教材本身比較有權威性。後者則多數為私人為學習官話需要的撰述。B 類寄語對音資料，主要是明代朝廷會同館編輯的《華夷譯語·朝鮮館譯語》，該書主要目的在讓會同館的館臣學習朝鮮語，以利於接待朝貢的朝鮮使節時做溝通。C 類《訓民正音》，創制時受到漢字音分析聲母、韻母的影響很深。

「日漢資料」中，A 類在元、明、清時期，都有臨濟宗、曹洞宗與黃檗宗禪師從中國帶去的杭州音或福州音課誦佛經的讀音資料，一般研究上將 14 世紀鎌倉時代以前唐音稱為「中世唐音」，17 世紀江戶時代唐音稱為「近世唐音」。

在日漢資料 A 類的另外一部分，是材料豐富的官話學習資料，由於材料主要出現於江戶時代的長崎一地，目的在做唐通事養成教育，因此又稱這類官話資料為「唐話」。內容相當豐富，包括《瓊浦佳話》、《譯家必備》、《長短拾話唐話》、《鬧裡鬧》、《養兒子》、《官話纂》、《小孩兒》、《唐詩選唐音》等篇幅多寡不同的教材。甚至於曾任唐通事的岡鳴冠山編纂一系列的唐話教本，如《唐話纂要》、《唐話使用》、《唐譯便覽》、《唐音雅俗語類》、《唐話類纂》、《經學字海便覽》等都可以歸入此類資料來看待。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所收 63 種，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第一卷所收 4 種，都屬於本類的唐話材料。

日漢資料的 B 類內容也相當多樣化，除明代會同館編輯《華夷譯語·日本館譯語》，同樣也是方便與日本朝貢使節溝通使用。此外，明代因為有倭寇流竄騷擾江、浙沿海一帶，有識之士因此編輯實用性的防倭寄語集，如薛俊《日本國考略·寄語略》、鄭若曾《日本圖纂·寄語雜類》、鄭舜功《日本一鑑·窮河話海》、侯繼高《全浙兵制考》所附《日本風土記》等，這批書籍所列的日本語言與文字介紹，只不過是全書內容其中一部份而已，其他屬於山川、地理、風俗、民情等等的異文化記載，體例稍微像中國的地理「方志」。到了清代可以看見出現了實用性寄語集，如翁廣平《吾妻鏡補·國語解》、玉燕《東語簡要》、傅雲龍《遊歷日本圖經》、陳天騏《東語入門》等，材料的編輯主要目的在認識日本。

「琉漢資料」的 A 類資料，主要是 18-19 世紀各種官話課本，如阮應選《官話問答便語》、佚名《百姓官話》、佚名《學官話》、梁允治《廣應官話》、佚名《琉球官話集》、鄭干英《官話集》、佚名《人中畫》琉球寫本。當時學官話的琉球自費生「勤學人」日益增多，清政府乃在福州設立琉球館收容一波一波湧進的琉球學生。明代出現的琉球官話資料相對的少，目前只有內田慶市教授發表的關西大學圖書館藏書的一個抄本，認為可能是明代的琉球官話課本。<sup>2</sup>

琉漢資料的 B 類內容比前述幾個地區更加豐富，在明代出現會同館編《華夷譯語·琉球館譯語》，清代會同館也編了《琉球土語》，作用與前述《朝鮮館譯語》、《日本館譯語》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琉球國王即位時，必定請求明、清兩朝來冊封，因此有許多冊封使回國之後編寫《使琉球錄》之類的書，呈現給皇帝說明冊封報告，其中一定有描寫琉球語的「夷語」部分，例如明代陳侃《使琉球錄·夷語》、郭汝霖《重編使琉球錄·夷語》、蕭崇業《使琉球錄·夷語》、夏子陽《使琉球錄·夷語》。清代徐葆光《中山傳信錄·琉球語》、李鼎元《琉球譯》則是此類資料最精心的著作。還有潘相其人，既不是冊封使，也從未去過琉球，只因為擔任琉球公費留華學生訓導，朝夕相處深入瞭解琉球語，因此撰寫《琉球入學見聞錄·土音》一書。

上述資料之外，還有一類「漂流船筆談資料」也應當被當作域外漢語資料看待，例如 1826 年 1 月 2 日一艘因風災漂流到日本遠州下吉田村(今日今靜岡縣榛原郡)的寧波貿易船得泰號，上面乘坐有 116 人，包括 3 位將轉送回國的日本人。從漂流到靠岸當天開始，即有當地官員將該船安置於駿州清水港開始，直到 3 月 9 日啟程前往長崎做後續處理為止，此段期間負責的日本官員羽倉、野田等人與得泰船船主楊啟堂、財副朱柳橋、劉聖孚等人，雖然彼此語言無法溝通，卻能以筆談方式討論。筆談內容經羽倉整理為《清水筆語》與《得泰船筆語》兩書。內容是日、清雙方人員筆談資料，討論各種包括輿情消息、風俗比較、讀書作文，以及離情依依的豐富內容。<sup>3</sup>由於僅僅是漂流期間的異國筆談資料，所以本文不列入域外漢語資料中。

<sup>2</sup> 參見內田慶市，〈琉球官話の新資料——關西大学長澤文庫本藏『中國語會話文例集』〉，《中國語研究》(東京：白帝社，2013)，頁 1-22。

<sup>3</sup> 參見林慶勳，〈清水水清、寧波波寧——論《清水筆語》反映的漂流民筆談內容〉，《海洋歷史與文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頁 1-23。

表1所載的各種資料，應當算是「域外」的資料，它可以補「域內」資料研究的不足。以下引述兩位日本學者的見解作說明。遠藤光曉在〈韓漢語言史資料概述—總論〉說：

本土資料是韓漢史研究上最基本的材料，但域外資料也往往顯示出本土資料所難以反映出來的特徵。就音韻學資料來說，韻書在研究音類方面是最可靠的資料，但不直接反映音值；域外資料價值高是由於其對音性質可以顯示具體音值。然而那是語音層面上的近似值，所以還要進行音位層面上的考察。就語法詞彙方面來說，本土資料往往承襲傳統規範，不直接反映當時口語的實際面貌；域外資料出於實用的目的，卻反而顯示出接近實際口語的特點。總之，本土資料是經，域外資料是緯，兩者可以相結合起來闡明漢語史更細緻的相貌。<sup>4</sup>

其次，內田慶市在〈近代西洋人漢語研究的價值〉一文中說：

最近我們倡導一個新的學科—文化交涉學，所採用的方法論是「從周邊看中心」。事物，如果只看其中心，往往就抓不住其本質。正如颱風眼其實沒有風，只有周邊才有風一樣。還是古人說得好，比如日本自古就有「丈八燈照遠不照近」或「看人下棋預見八步」之說，而中國也有「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等俗諺。<sup>5</sup>

遠藤與內田兩位學者的論點，其實主要在提醒研究的學者，要多多注意「域外資料」的參考價值，他們不是排斥域內基本資料的重要性，而是強調域外資料的可參考性。

## 二、唐話教材內容



<sup>4</sup> 見《韓漢語言研究》（首爾：學古房，2008），頁445-447。

<sup>5</sup> 見《清代民國漢語研究》（遠藤光曉等編，首爾：學古房，2011），頁43。

廣義的唐話，根據關西大學奧村佳代子教授的研究有三種：<sup>6</sup>

其一，唐通事的唐話

其二，岡嶋冠山的唐話

其三，日本人的唐話

先說第二類「岡嶋冠山的唐話」，是指出生於長崎的岡嶋冠山(1674-1728)，受地利之便，跟隨通曉廣東、杭州方言的長崎人士上野玄貞(1661-1713)學習，與長崎興福寺中興第三代住持悅峰道章(1655-1734)交往，更有機緣與大清秀士王庶常時相討論，<sup>7</sup>有此好機會學習唐話，難怪他的唐話程度與唐人幾乎無異。

岡嶋冠山在長崎擔任唐通事，對於職位低俸祿又少的內通事實在無法忍受，毅然離開長崎投奔江戶荻生徂徠(1666-1728)之門，加入『譯社』，荻生是當時江戶博學聞名的大學者，主張應當從直接學習唐話入手研究儒學。岡嶋就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教導荻生及其弟子們唐話，隨後於 1718 年出版極為重要的經典著作《唐話纂要》，然後於 1726 年陸續出版《唐話使用》、《唐譯便覽》、《唐音雅俗語類》等書，奠定了岡嶋冠山在唐話的地位。在此應當特別留意的是，岡嶋上述四本著作，都是以刻本印刷出版，顯然閱讀使用對象可能是一般日本人，這種開放式的唐話學習，與唐通事的唐話傳承，至目前為止只看到抄本而沒有任何刻本發現的封閉式學習，實際上有相當的不同。

第三類「日本人的唐話」，指的是通過在『譯社』學習過唐話的荻生門人，他門有機會著手翻譯介紹中國白話小說，這些小說的出版都是投好當時一般市民的喜好，因此對當時市井說書、講笑話等娛樂界帶來相當的影響。由於『譯社』的儒學家插手了這些非四書五經的小說撰寫，自然而然也影響了日語文體朝向白話詞句的風潮。<sup>8</sup>往後許多日本人受到影響，開始創作或改寫中國通俗小說，甚至於用唐話創作日本歷史或日本社會發生的故事。

<sup>6</sup> 參見奧村佳代子《江戶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頁 23-24。

<sup>7</sup> 參見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 62-63。

<sup>8</sup> 參見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強譯《中國語與近代日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 54。

這類日本人創作的唐話作品數量也不少，由於它應合時代的好奇與需要，像商品一樣很快就流傳於當時民間，比較有名的著作如：《太平記演義》(1719)、《平安花柳錄》(1738)、《譯文由緣看月》、《烈婦匕首》(1750)、《小說白藤傳》、《演義俠妓傳》、《四鳴蟬》(1771)、《東行說話》(1778)、《國朝紀事》(1794)、《海外奇談》(1815)、《日本忠臣庫》、《日本忠臣藏》(1890)等，<sup>9</sup>其中有刻本也有寫本。

第一類「唐通事的唐話」，就是本文所指長崎唐話，是讓準備擔任唐通事職務者學習唐話的教材，目前所見多數是抄本，這一點相當符合唐通事屬於世襲職務，因此學習唐話的教材只流通於圈內，無需大量刊印的事實。此類學習唐話的教材，數量應當不僅僅目前所發現的十餘種，在日本甚至日本之外的公私藏書，相信還有尚未被發掘的不少材料，等待後人鍥而不捨去搜尋。

目前比較常見的唐話教材，有以下數種：1.《譯家必備》約 60,200 字、2.《瓊浦佳話》約 36,500 字、3.《長短拾話—唐話》約 19,300 字、4.《養兒子》約 11,900 字、5.《開裏開》約 9,000 字、6.《唐通事心得》約 8,100 字、7.《小孩兒》約 4,200 字、8.《請客人》約 3,100 字、9.《長短話》約 3,100 字、10.《官話纂》約 2,500 字、11.《小學生》約 2,100 字等 11 種。由於各書版本分歧多種，同一本書有許多不同寫本，內容文字也稍微有異，分別藏於東京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天理大學圖書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以及靜嘉堂文庫等處。上述除 8.9.11 三種，由鹿兒島的薩摩藩發行之外，其餘可能僅在長崎一地流通而已。

此外屬於唐通事唐話的教材，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圖書部藏有一本《福州話二十四孝》，可能是唐通事學習福州話的抄本，引述其中第二則〈懷橘遺親〉如下：

原早漢朝有一个陸姓，名叫做績，係吳郡人，伊娘□<sup>10</sup>叫做陸康，也做廬江太守其官。當時有一个袁術，在九江做官，績許時候年紀隻務六歲，來九江見袁術，就曉的禮数。術見陸績六歲，孩兒乖巧可愛，就叫人捧一盤紅橘，請伊就食。一个嘴裡雖然裡食，心裡就思量我娘奶也愛食，看見儂目秋刺斜，就偷掏二枚藏在袖中，帶轉去乞娘奶食。及拜謝回家，相揖一

<sup>9</sup> 參見奧村佳代子·岩本真理編《清代民國漢語研究文獻目錄·唐話》(首爾：學古房，2011)，頁 189-193。

<sup>10</sup> 此字為福州話方言用字，左旁作「イ」、右旁作「罷」。

拜，不覺紅橘二枚隨落地下，術與之戲曰：「陸郎作儂客而偷乎？」績跪答曰：「因是奶娘癖性愛食，故此偷掏二枚。」術聽見陸續講出這話，不覺駭異，年紀只紬的孝順，真是難得也。詩曰：「孝弟皆天性，人間六歲兒，袖中懷綠橘，遺母覺希奇。」<sup>11</sup>

上述引文純粹是以福州話描寫的內容，可以想見當時福州話所以被唐通事做為學習的語言之一，必然與長崎在住講福州話的唐人，<sup>12</sup>以及來航長崎唐船的福州人不少有關。

### 三、長崎社會的多語交響

江戶時代實施鎖國政策，1635年(寬文12年)以後，限制只有中國船與荷蘭船才能進出長崎港貿易，當時從中國來的唐船逐年急速增加。17世紀70年代，長崎人口約有6萬人，其中有六分之一約1萬人是唐人，<sup>13</sup>由此可以想見當時長崎市街的多國繁華景象。

#### (一) 唐三寺對應三種方言

多數隨唐船來航的唐山人，由於待在長崎時間不等，他們可能使用自己習慣的唐山語言。根據資料顯示，當時比較重要的唐話有三種，即「漳州、泉州話」、「福州話」及「南京話」。這些都屬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方言，可能與沿海地區唐船貿易維生的人較多有關係。

長崎當時有三座規模稍大的寺院，合稱『唐三寺』，其一『南京寺』又稱做『三江寺』，正式寺名是『興福寺』，建於1623，屬於江蘇、浙江、江西所謂三江人的寺觀，目前仍保存完整，成為長崎觀光勝地。其二『漳州寺』又稱『泉州寺』，正式名稱叫做『福濟寺』，建於1628，屬於閩南語系漳州人或泉州人的寺院，位址距離現在的長崎車站不遠，可惜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長崎原爆炸毀，現在只剩下一些殘跡，舊日的繁盛已經不復見。其三『福州寺』正式寺名叫做『崇福寺』，建

<sup>11</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福州話二十四孝》，原書頁4-5。

<sup>12</sup> 此點可參閱下一節「長崎社會的多語交響」討論。

<sup>13</sup> 參見原田博二著《長崎——南蠻文化のまちを歩こう》(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98。

於 1629，屬於福州人寺院，目前內部保存完整，有許多文物被列為日本重要古蹟保存。

唐三寺不但是 17 世紀以來，唐山同鄉在長崎的聚會所，也是自己同鄉最重要的精神寄託所在。唐三寺有一個慣例，他們的住持一定從唐山各自家鄉請來的高僧，一來平日生活若遭遇困難容易獲得協助，再則法事進行的語言也可以暢通無阻。可是多數唐僧無法使用日語，甚至於其他方言也很難聽明白，遇到身邊跟隨的徒弟，若言語不通，心中的苦悶很難說出來。下面有一段引文，說擔任住持的唐僧，因為言語無法溝通，個個都想回鄉：

原來言語不通，十分不便，所以唐僧到長崎來，做三寺的住持，身邊跟隨的人，話說得不明不白，要長要短，吩咐徒弟們做什麼事情，唐僧說得話聽不出，陰錯陽差，做得顛倒了，只當隔靴搔癢一般，搔不著痒處，好幾遭落空了，及至弄手勢把他看，方纔搔着了，豈不是厭煩。

因為唐僧是个个想要回唐，沒有一个不思鄉。原來唐僧家是食祿有方，到處都是自己的故鄉了，況且通得佛經，看破世態炎涼，曉得一死一活的道理，比在家人自然清高一分。難道同凡夫肉眼一般，只管貪生怕死不成，因為言語不通，心腸裡頭有什麼酸甜苦辣的事情，也講不得出口，弄得滿肚子昏悶了，沒處出氣，因此上只管思鄉了。<sup>14</sup>

來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的興福寺第七代住持旭如蓮昉(1664-1719)，於 1711 年受聘來長崎弘法。由於語言無法溝通，說了一個自己經歷的沉重笑話，《長短拾話——唐話》中如此記載：

前年南京寺裏的旭如和尚說乙个笑話，他說道我在唐山的時節，做人朴实，心腸倒也畢直，沒有鬼頭鬼腦，聽見人家的話，不論好歹都是聽信，惡猜的念頭是一点也沒有的了，所以動不動被人家哄騙了，借去了衣服穿壞了，或者被人搶奪了銀子，好幾遭吃虧了。到東洋來，一个好心腸倒變做蛇肚腸了，為什麼呢？兩邊說話不道，因為看見人家發惱，只說道是罵我，看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14</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 52-53。

見人家咲起來，只說道是咲我，疑疑惑惑只管惡猜了，可不是咲話，這个話雖然取笑說，倒是實話了。<sup>15</sup>

由此可見當時來長崎的唐人，與生活上都使用日語的長住唐人，可能造成溝通困難，如果遇到不同方言區的來航唐人，有時也會有誤會與不方便。

## （二）使用南京官話做溝通

長崎一地的唐人，不管是出生於當地的長住者，或者隨唐船來的暫居者，慢慢地就以南京官話當作溝通的語言。從下面一段引文，可以看出教導唐話的先生，給學生做各種方言的比較之後，也告訴他的學生南京官話是可以通全國十三省的語言，外江人、下南人、福建人，若說南京官話做交流，彼此都可溝通無礙：

若是外江人，遇著下南人，或者見了福建人講官話，<sup>16</sup>自然相通。原來官話是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得了。童生秀才們，要做官的，不論什麼地方的人都學官話，北京朝廷裏頭的文武百官都講官話，所以曉得官話，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到什麼地方去，再沒有不通了，豈不是便當些，但是各處各有鄉談土語，蘇州是蘇州的土語，杭州是杭州的鄉談，打起鄉談來竟不通，只好面面相觀，耳聾一般的了。<sup>17</sup>

平日雖各自使用各種口音的唐話，不過為了彼此溝通需要，使用南京官話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溝通方式。因此唐話教學的先生，就得教學生通天下的官話：

打起唐話來，憑你對什麼人講，也通得了。蘇州、寧波、杭州、揚州、紹興、雲南、浙江、湖州，這等的外江人是不消說，對那福建人、漳州人講也是相通的了，他們都曉得外江說話。況且我教導你的是官話了，官話是通天下，中華十三省都通的。若是打起鄉談來，這個我也聽不出，那個怪我不得，我不是生在唐山，又不是生成的，那個土語，各處ママ不同，杭

<sup>15</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 53-55。

<sup>16</sup> 外江人指說南京話的人，下南人指講閩南話的人，福建人是指講福州話的人。

<sup>17</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 51-52。

州是杭州的鄉談，蘇州是蘇州的土語，這個是你們不曉的，也过得橋。<sup>18</sup>

此處的「外江人說話」，指的是「南京官話」，就是中華十三省都可以相通的官話。此外，漳州人講的當然是漳州閩南話，福建人指福州人，說的也是他們的福州話，這些都是當時長崎所謂的「唐話」。17世紀後半到18世紀中，在長崎這三種方言是當時各自通行的語言，彼此之間無法通話。不過受到當時唐山已流行使用南京官話溝通的影響，長崎也逐漸開始使用南京官話，當作唐話的共同語。

以下一段引文說，教學唐話的先生碰到一位優秀的學生，短短時間就能精通各種方言與官話，實在難得：

有一個人問他說道：「你原來是漳州人的種，如今講外江話，豈不是背了祖，孝心上有些說不通了。」他原是乖巧得緊，大凡替人來往的書札，相待人家的說話，水來土掩，兵來槍擋，着實答應得好，他回覆說道：「我雖然如今幸講官話，那祖上的不是撇下來竟不講，這個話也會講，那個話也會講，方纔算得血性好漢，人家說的正是大丈夫了，口裏是說什麼話也使得，心不背祖就是了」。

他今日來幸話，一見了我就拜了八拜，口中千恩萬謝，還要拜我一百拜的意思，我不曉得這個解說當不起，連忙扶他起來，抱住身子阻當他說道：「今日你只管磕頭，不知什麼道理，沒有功勞如何受你的拜，有甚緣故，傾心剖胆說出來把我聽，若是應當受你的大禮呢就罷了，不然你如此亂磕頭的時節，摸不着頭路坐在椅子上，像個有芒刺一樣，坐得屁股也不着實。」那時節他說道：「小弟昨日唐館裡值日，人人稱讚小弟說，這几日話講得好，比前頭差得大相懸涉，體面上多少好看了，這都是先生的大力，若不是先生的大才請教，如何能自做得來，因為銘心鏤骨，感激不過了。」<sup>19</sup>

上面引述《長短拾話——唐話》一段內容，這位年輕人才二十二、三歲，原來是漳州人的後代，承襲了唐通事的職位，必須學習外江話（即南京官話），在唐館當

<sup>18</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小孩兒》，頁33。

<sup>19</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61-64。

差才能與人溝通。因此來請教老師學習官話，因為天資聰穎，肯下功夫學習，才學了一兩日，就能應對妥善。此外加上百伶百俐，處事得體，能夠應付各種場面，總能處於不敗之地，讓教他官話的先生大為欣賞。

## 四、封閉的唐通事職位世襲制度

### (一) 通詞與通事

長崎唐通事專門管理與唐船有關的事務，他們被冠稱為『通事』而不是『通詞』，其實與所負的職責有關係。簡單說『通詞』只不過負責語言的翻譯工作而已，所以當時設有『阿蘭陀通詞』，專門在長崎出島做與荷蘭人有關的通譯工作。而稱為『唐通事』，表示除了語言翻譯之外，還有其他實務接觸的許多任務。也就是說唐通事除了與進入長崎港的唐船進行貿易時擔任翻譯工作之外，也參與其他與貿易有關的事務，這些職務上需要執行的工作有許多種，從唐通事各種不同的職稱可以看出他們的職責所在，例如幾個較常見的名稱如下：<sup>20</sup>

唐年行司：主要針對來航唐人，如果犯法或與長崎當地人有糾紛時，審判其是非。由於負責人每年一次輪替，所以取名「年行司」，於寬永12年(1635，崇禎8年)開始設置。

唐通事目附：主要監督唐通事的工作與品行。於元祿8年(1695，康熙34年)設置。

風說定役：主要從長崎入港的中國人或其他各國人士中，探聽各國的實際情況，然後彙整後定期向長崎奉行報告。於元祿12年(1699，康熙38年)設置。

御用通事：主要負責幕府將軍家指定需要的中國物品，詳細規劃所需物品的預訂、籌備、供應。於享保10年(1725，雍正3年)設置。

直指立合通事：主要評定唐船所載貨物價格時，臨場監視。於享保12年(1727，雍正5年)設置。

<sup>20</sup> 參見六角恆廣著，王順洪譯，《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2)，頁265-266。

從以上唐通事職務的不同名目，可以看出擔任一個唐通事除了平時唐話學習之外，他還需要許多與中國有關的知識或常識，才能應付唐船各種衍生的事務，或者各自名目需要執行的不同工作任務。儘管有許多不同名目的唐通事職稱，但他們都屬於一代傳遞一代的世襲制度，外人很難介入。<sup>21</sup>

## （二）下苦功夫的通事養成教育

江戶幕府時代，從德川家康開始，找來一批長住日本的中國人後代，將他們訓練成擔任唐通事的職務，第一位被任命的唐通事馮六，<sup>22</sup>就開啟接受這項艱難但是被幕府倚重的工作。此後唐通事繼承人，一代傳一代形成了世襲的制度。有一位學習唐話的唐通事後代說，學習唐話是他們的本職，然後才能落實唐通事稱職，衣、食有了著落，才能奉養父母。教他的先生則告誡，生為通事家的兒子，只有好好學習，以便將來升上大通事，真正有本事才能飛黃騰達：

先生放心，晚生懶惰不得。為何呢。晚生們生在通事家，不學書本，不講唐話，那里做得職事，衣飯從那里來，怎能勾養父母。這等道理都是明白在肚裡，少不得要學了。

你既曉得養父母的道理，正真好得狠。通事家的兒子，講話、讀書、寫字、學作詩文，第一本等，不得不學。你學成了，做了職事，唐話也會講，肚裏也明白，一時運氣轉頭，做了大通事，那時候吃着好，穿着好，豐衣足食，養着父母。若是不長俊的，話也講不來，筆也拿不動，不識字的人，雖然做了通事，動不動被人輕蔑了，或者在當官出醜。不但是做不得大通事，一生一世窮苦不得過活，沒奈何做出不公不法的事情。你們年紀青得

<sup>21</sup> 木津祐子，〈官話課本所反映的清代長崎、琉球通事的言語生活——由語言忠誠和語言接觸論起〉說：「通事職務為世襲制度，若沒有親生孩子，則收養子繼承其職。由《長崎實錄大成》卷十〈唐通事始之事〉中有：『此後（元祿 12 年 1699 之後）大小通事子弟以及有身家背景者，得任稽古通事。』的記載可以窺知。更具體的例子，則在《唐通事會所日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近世資料》所收）當中可以看到多數關於任用唐通事的有趣記載。」（見《東亞漢語漢文學的翻譯、傳播與激撞：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8。）

<sup>22</sup> 第一位唐通事馮六（?-1624），祖籍山西潞安府，其後遷居於浙江始平縣，妻室是日本人平野氏，他的長子就取名平野四郎兵衛，孫子取名平野平兵衛。

狠，志氣高遠，可喜々々。<sup>23</sup>

教導唐話的先生，為了讓唐話學習者獲得好成績，無不費盡心思、苦口婆心勸勉一番，下面一段《養兒子》的引文，可以看到當時教唐話的先生，多麼的用心，就怕這些通事家的後代不長進、不學好，將來耽誤了工作，也辱沒了傳承的職分：

原來學唐話，言語很多，又有平上去入的四聲，開口呼、撮口呼、清音、濁音、喉音、齒音、唇音、舌音、半清、半濁、都要分說。若不分明，糊々塗々的時候，只當水裡放屁。唐人一句也聽不出，所以做通事的最艱難。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要學唐話的，最要用心，不但是唐話，要學什麼事情總要用心。要學彈弦子，也要用心，不肯認真的時候，便學十年，也學不成。那弦子響是響，沒有清亮。講唐話也是一樣的，字音分不清，憑你怎麼樣高聲講，也聽不出。如鴨聽雷，摸不着頭路，竟是呆木了。若是生成牛笨的，學了一年半載，認真起來的時節，聰明是自然逼出來，那時候，肚裡明白，要講什麼事情，就是講日本話一樣，容易講得來。

24

教導學習唐話的先生，擔負著教學成果的責任，教的好不好雖然與學習者的努力用功，以及天資聰穎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看在這些先生的眼裡，相當擔心許多有世襲職位後生，不肯好好學習，將來工作上不順遂、不稱職，其實都與年輕時的學習態度有很大關係，難怪先生們要苦口婆心的告誡一番：

自今後生人家，都不肯學，一到館中見了唐人，講也講不來。聽又聽不出，東也不成，西也不就，也不怕羞。自己只說是，好々の通事老爹，穿領長衣，插把好刀，裝個模樣，虛度光陰。每日吃了酒，吃得大醉，滿口講大話說道：我有本事，罵了唐人，連唐人也講不透我的唐話。極口賣弄自己，

<sup>23</sup> 見奧村佳代子編《小學生》，《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唐話課本五編》（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影印頁56-57。

<sup>24</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養兒子》B本，頁21-22。

只是有名無實，真正可笑可笑。

也有一等破落戶，書是竟不讀，見了唐人的呈子，一句也念不來，也假做念得下。若是有人問他，胡乱答得幾句，話也不講，也不去學，自己看得勾了，倒去學沒要緊的事情，或者豁拳、唱曲、彈琴、三弦子、彈琵琶、牽胡琴、吹笛兒、吹鎖吶、吹喇叭、着圍碁、下象棋、打雙六、騎馬、射箭、使鎗刀、演習武藝，這個還算得好。也有賭錢、賭高興，或者花街上去嫖娼，或者做戲，花了臉，穿了女人家的衣服，打扮做戲子的模樣，一身學得浮浪子弟，沒有一個正經的事情。<sup>25</sup>

擔個唐通事的名號，穿戴佩掛有模有樣，只是昔日學藝不精，目下僅能以虛有其表的職位唬人，對初來乍到的來航唐人，裝腔作勢，不假辭色。對於來航唐船重要公文書，一句也看不來，卻要賣弄職位高學問大，指揮這個指揮那個。

從以上的引述，可以明白這些教學教材內容，主要在教導如何做好一位唐通事。但是唐通事工作屬於世襲，有些不肯上進的後生，總認為只要繼承名分有了工作，就不愁養家活口，因此不好好學習唐話或與唐通事有關的事務，難怪惹來先生的擔心與勸勉。

職業的世襲制度，讓子孫世代相襲，自然而然外人無緣插手，久而久之就形成封閉的體制。日本人出身的岡嶋冠山，儘管唐話修養已經達到與唐人無異的水準，最後仍然屈居職位低賤的下級通事，在有志難伸的氛圍下，只有離開唐通事的職業生涯一途。<sup>26</sup>何以他無法升任職位較高的通事職位，究其原因，其中可能與他非世襲身分有關，因為缺乏有權力的父兄推薦，如何也只能屈就低級下等的職位。

由於這項世襲的傳統制度，學習唐話或學習與通事有關的教養學問，幾乎無需外求，外人也無緣插手，因此至今所見的唐話學習教材，幾乎看不到一本是屬於刻本的教科書，這也意謂著不必讓通事家之外的人學習，以免與外界競爭，產生自家人寡佔利益的挑戰。通事家的子弟若要學習唐話，就讓教學的先生謄抄一份教材，或者自行編輯一本備用即可。久而久之唐話學習，變成通事家內部的家

<sup>25</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養兒子》B本，頁22-24。

<sup>26</sup> 詳見林慶勳〈唐話對應音觀察之一——岡嶋冠山標注匣母字的變化〉，《漢學研究》（臺北：國家圖書館，2012），30卷第3期，頁181-183討論。

務事，與外人完全無涉，經過一兩百年的傳承，自然與外界隔閡，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封閉體制。

### （三）語言學習的實用性

唐話的實用性很高，因此編輯的內容必須對真實事件的描寫，才能達成強烈的學習動機。當時的長崎市街，除了靠唐船貿易生活的日本人外，也混雜有明朝末年以來避難的唐人居住，在該地可能已經傳宗接代幾世了，在當地稱做永住唐人。另外就是走船貿易的唐人，進入長崎港後原來散居在熟識日本本地人家，等待貿易結束唐船回航，這批唐人因為屬於暫住性質，稱做來航唐人。

以下一段唐通事與寧波來航唐人的對話，可以明白不學唐話，可能跟唐人溝通會有問題。文中那位唐通事，雖然只學了兩年的唐話，但至少可以派上用場說話溝通：

寶舟是那里開來。晚生寧波開來。老兄來過幾回。晚生這遭第三回。唐山有甚麼新聞，請教々々。豈敢，沒有甚麼新聞，各處都太平。……尊姓呢。豈敢，姓陳，就是耳東陳。大號呢。豈敢，賤號永昌。貴府是那里。豈敢，晚生在蘇州。貴庚幾歲。豈敢，賤庚三十一歲。

老爹學了幾年唐話。小弟今年正月起，不過學了幾個月工夫。好々，虧你，真正難得。豈敢，真正見笑，眾位請教々々。那老爹學了幾年唐話。小弟學是學了兩年，也還講不來，真正見笑。這個是你謙虛的話，虧你這樣講得好了。豈敢，以後相煩眾位長兄請教々々。你這兩日累了，真正恭喜得狠，從今以後一發用心々々。多謝，靠福々々。小弟年少，要是仰伏眾位，諸事要請教。<sup>27</sup>

這些內容的記載，都是清清楚楚的唐話教學指導，試想如果一位唐通事，無法與唐山來航的唐人說話溝通，他如何處理更複雜的瑣瑣碎碎事務？因此把唐話學好是唐通事第一要務。

江戶時代的長崎唐通事，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與來航的唐船人員溝通，因此唐

<sup>27</sup> 見奧村佳代子編《長短話》，《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唐話課本五編》（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影印頁 35-36。

話的學習算是溝通的首要課程，除此之外，更要下功夫對各種唐山事務多加學習。

《瓊浦佳話》卷之一有一段話，敘述唐通事須要處理的事情很複雜，若處事不夠伶俐，待人無法圓通，可能無法善盡自己的職責。言下之意，在尚未擔任通事之前就須好好培養。且看以下所說：

譬如寫寫字、打算盤，這是人家過活的本事，做職事也要曉得，不足為奇。做乙个唐通事，講唐話、寫唐字、賦詩、作文，這是弟乙本等，還有世情，也要通的，論起學文，肚裡差不多通得來，也做不得，人家乙看了通事，就問起唐山讀書的道理，若是遇着大才子，問山問水，牽枝帶葉，好不囉嘖，因為肚裡有了些少墨汁，就答應不來，要是博覽飽學，三教九流，都是精通。<sup>28</sup>

語言學習只在做溝通使用，擔任了唐通事除了唐話能說、能溝通之外，其他與唐船貿易的事情，無不需要勤奮學習，主要在與唐人應對時才能有份量，不要讓對方看輕了，談判時才能積存本錢。

唐人乙年做了几千万刃的貿易，只靠著通事，倘或遇着木字牌一樣不明白的通事，錯过了好機會，或者悞了大事，因該撰錢的生意，也撒手撒得不好，大大折本了，所以算帳盤利是不消說，連那生意上的，酸甜苦辣，都要嘗得透，若要詳知唐山，山怎麼樣，水怎麼樣，唐人怎生是苦楚？如何是快活？問那通事，便知端的，唐人若有什麼口舌是非，相罵相打，或者有甚冤屈的苦情，那時節，教通事調停，做通事的，放乙个才幹出來，明白公正氣，分个青紅皂白，判斷明白，你也不要紂恨他，他也不要冤屈爾，兩家相和，解忿息事，叫兩邊要不做冤家。<sup>29</sup>

遇到與唐人糾紛的事端，若不明白唐山的習慣，或者唐人的想法，如何調停圓滿。因此做一個唐通事，各種人生道理都需學習，甚至於從做中學學習得到處理寶貴經驗。從上述引文的敘述，可以看到這批教材的實用性相當強，針對唐通事可能遇

<sup>28</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瓊浦佳話》，頁 19。

<sup>29</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瓊浦佳話》，頁 19-21。

到的問題，不厭其煩一一加以敘述及指引。

從下面一段《長短拾話——唐話》的敘述，更直接的點出想要未來成為大通事，講話、學問、人情世故、膽識等是重要條件：

做一个唐通事，不是輕易做得來，一則講話，二則學問，這兩樣要緊，但是平常的人是多得狠了，才藝超過人家，出類拔萃的人，是節眼裡頭隔出來的一般，十分難得。雖然如此，這兩件是通事家的家常茶飯，不足為奇，單單會講兩句話，會拈筆頭也做不得，那算盤上歸乘除的算法，生意上塌貨<sup>30</sup>營運的道理、世情上的冷煖高低，這等的事情都要明白，更兼有膽量，纔是做得大通事，若是小氣鼠胆的小丈夫，夢裡也不要想做大通事。<sup>31</sup>

講話、學問之外，想要成為一位好通事，還須在囤貨貿易技巧、世間人情高低等方面下功夫，此外更須有膽量才能成為大通事。因此學做唐通事，唐話不過是最低限度的學習科目而已，今日所能看到的唐話教材，幾乎都是實用性很強的唐話與工作實例彙整的綜合性課本，由此可以推測唐通事的學習，不論是唐話或工作內容，可能都是邊做邊學逐漸成長的。

## 五、以口語編寫的通俗教材

唐話教材編輯的目的，是要讓學習者掌握教材內容，模仿教材說話的用詞及口氣，說好漂亮的唐話，方便與來航唐人溝通沒有障礙。這樣簡單明確的「教學目標」，我們當然能在他們的教材中看到口語的說話方式。如果拿琉球官話課本如《學官話》、《百姓官話》、《官話問答便語》等書內容做比較，可以看出琉球官話課本編輯使用的官話，比唐話用詞典雅許多，主要在彼此有不同的功能所致。唐話的學習目標前面已經說過，主要在與從唐船下來的唐人做溝通，那批走江跑洋的唐山人，對話時毋須多用文謔謔詞語，能溝通即可；而琉球官話的學習者有一部分人，可能需要與清朝派來的冊封使或隨行者接觸溝通，因此講話不能太俚俗，

<sup>30</sup> 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辭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12)第五冊(頁 4675)指出「塌貨」上海方言意謂囤積貨物。

<sup>31</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 64-65。

典雅可能是最起碼的要求，因此學習的官話課本的內容自然有所不同。

從當時大環境來看，幕府鼓勵各藩努力學習儒學，因此每年從長崎輸入的中國書籍，數量極為驚人，1639（寬永16年）年開始在長崎設立「立山聖堂」，<sup>32</sup>專門管轄輸入的漢籍。但是這批書籍是提供給武士階級，做為儒學教養經典閱讀之用，一般學習唐話的預備通事，沒有機會接受這些儒學教養的指導，反而鼓勵他們多多閱讀《今古奇觀》、《水滸傳》、《聊齋誌異》之類的近世小說，借以積累明、清時代中國平民的教養。<sup>33</sup>這種「唐話」的學習，被稱為「崎陽之學」，與當時幕府推行的儒學學問相對，據說當時對它稍微有一些輕視的感覺，因為「崎陽之學」主要學習市井小民的說話，並沒有甚麼太大的學問，甚至可以說根本不被看做正式的學問。

以下先引述一段《瓊浦佳話》卷之一的內容，說的是遠在江戶的德川幕府將軍，關心長崎當地人受天主教異教的蠱惑，利用各種明暗的方法了解民情，如果真有危害統治的舉動，命令直轄的長官長崎奉行予以處斬，絕無寬赦：

將軍老爺十分精細，把天主教的小影，鑄在銅板上，叫九州的人，乙年乙次躡銅板，這個是要試深民家歸依邪教不歸依邪教，打深情弊的意思了。又叫几个細作人，暗暗地各處埋伏，也有粧做生意人，也有粧做行脚僧，或者粧点了計課先生的打扮，替人算命，借了算命的題目，暗暗地查問來蹤去跡，講講談談說話裡頭，捉人家的毛病，東家也去，西家也去，乙味探聽民家的舉動，倘有歸依邪教的，就是稟了王家，捉住了處斬。<sup>34</sup>

上面引述的《瓊浦佳話》，或許是模仿擬話本小說而撰寫，可能文字很自然趨向於話本小說的說話方式，不過口語的活潑說話口氣，卻是不能否認。撰述時代與《瓊浦佳話》差不多的唐話教材《譯家必備》，或者《長短拾話——唐話》，內容撰寫都不會走典雅文字的路數，而是一味普普通通的講話口氣。下面的引文《譯家必備》第一篇〈初進館〉多數為對話性質，特別引述開頭的敘述；《長短拾話唐話》

<sup>32</sup> 參見藪田貫・若木太一，《長崎聖堂祭酒日記》（「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二十八」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0），頁493。

<sup>33</sup> 參見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強譯，《中國語與近代日本》，頁52-53。

<sup>34</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瓊浦佳話》，頁9-10。

一段引述，則是教唐話的先生對學生的訓戒，讀了之後有具體的形像感覺：

大凡通事到了十五六歲，新補了學通事，頭一遭進館的規矩，到了公堂，看見在館各船主、財副，坐在公堂上，分南北而坐，廳上值日老爹，同幾箇學通事（稽古通事）、內通事（小通事），分箇品級，端端正正，坐在那裡。看見新補通事，施禮過了，方纔值日老爹對唐人們說道：「這位是林老爹的阿郎，此番新補了學通事，今日頭一圓進來，見見眾位。」<sup>35</sup>

我和你說，你們學唐話，須要背得出，若沒有背在肚裡，聽憑你每日學了幾百句也用不着。你見了一個人要講話，人家面前，怎麼樣好把書本攤開來，看書本可講的，人家要你講這一句話，你背不出，說道：「你且等一回，我到家裡去看書本，少停就來講一講。」豈不是被人笑破了，你可有臉面講這等的話麼。<sup>36</sup>

同樣是唐話，時代接近的岡嶋冠山著作，其中《唐話纂要》卷六收有「白話短篇小說兩篇」，一篇題名為〈孫八救人得福〉，另外一篇叫做〈德容行善有報〉，以下各引開頭的幾句話為例：

昔在長崎有孫八者，膂力過人，游俠自得，後有事，故而被官逐放，遂為干隔滯漢，而流落京師旅宿，於五條橋邊，賣烟為生。每有少許錢鈔，則沽酒邀客，定欲盡醉，未嘗有顧後窺前，而拘於小節也。時值七月十三夜盂蘭盆，家家張燈，處處作戲，若男若女，或老或少，皆得縱觀，共為優遊。京師繁華，誠天下無比。<sup>37</sup>

李德容揚州人也，乃富家嫡子，而為眾所敬。素聞我長崎山水之勝，思一遊焉。我國貞享年中，<sup>38</sup>忽有其便，而販貨來崎，寓居原市郎兵衛者家也，無日不來往於稻山、大浦等處以消遣。既至荊棘林，遍見當時名妓數十人，

<sup>35</sup> 見《譯家必備》（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第20集，東京：汲古書院，1977）頁3。

<sup>36</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1-2。

<sup>37</sup> 見岡嶋冠山，《唐話纂要·孫八救人得福》（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戶時代唐話篇》，東京：株式會社不二出版，1972），頁235。

<sup>38</sup> 貞享年當1684-1687年。

亦皆偽粧假飾，未足齒及。因以海外不有真美人，厥後無復至焉。<sup>39</sup>

與上述引文做比較，可以感覺岡嶋著作雖然也是唐話，其典雅用詞距離口語甚遠，甚至受到文言文影響的寫作影子在其中。因為該書並非專為唐通事工作上與唐人接觸需要而編輯，因此無須走口語化的寫作方式。<sup>40</sup>

此外也可以拿專為日本人所編寫的唐話文學作品來做比較，例如《忠臣藏演義》是 1815 年出版的《海外奇談》底本，由唐通事周文次右衛門把日本淨琉璃作品《假名手本忠臣藏》翻譯成唐話的資料。<sup>41</sup>該書第一回『尊氏公拜納義負盜，高野侯亂罵桃井侯』有一段：

卻說不臨亂，則不見負臣之志；不臨財，則不見義士之操。正所為雖有嘉穀，不食不知美味。太平之世，縱有英雄豪傑，不見得驚人之功，只似滿空星辰，白日無光，夜來放光一般。這一本所說的，是有一位諸侯，為一件鬥毆上，特特送了性命，正是一朝之怒，竟亡其身。後來該臣四十餘人，替主公報讎之事。<sup>42</sup>

如果與唐通事唐話教材做比較，可以很清楚看出不論是岡嶋冠山的唐話教材〈孫八救人得福〉與〈德容行善有報〉，或者周文次右衛門的《忠臣藏演義》，感覺上都有典雅文言的色彩摻入其中，不如唐話教材淺顯白話。當我們讀到諸如『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有麝自然香，不必當風立』、『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寧可替明白的人相打，不可替不明白的人相打』，<sup>43</sup>自然文字描述的形像就具體呈現出來。俗語、慣用語等的靈活使用，的確能讓描述內容更淺顯、更明白。

<sup>39</sup> 見岡嶋冠山，《唐話纂要·德容行善有報》，頁 265。

<sup>40</sup> 本文前面已經提過，岡嶋冠山的唐話著作非本文討論的範圍。

<sup>41</sup> 參見奧村佳代子撰〈譯家必備的內容和語言〉，《清代民國漢語研究》（遠藤光曉等編，首爾：學古房，2011），頁 290，注 23。周文次右衛門是 1644 年到長崎的周辰官的後代。

<sup>42</sup> 見早稻田大學藏版《忠臣藏演義》，頁 1。

<sup>43</sup> 以上見《長短拾話——唐話》各文引用。

## 六、反映移民文化的特色

### (一) 保存唐山傳統文化的活動

當時長崎有三座規模稍大的寺廟，即前面已提及的興福寺、福濟寺、崇福寺，由於原來是由同鄉會性質的聚會所改建，加上到各寺尋求精神慰藉的唐人，可能有自己的語言或風俗習慣，久而久之各寺獨立性很強，只有在唐山傳統節慶如端午節、中秋節、元宵節之類，才會合辦一些慶祝活動。

以下從《長短拾話——唐話》擇錄幾則記載，看看當時各寺的活動情況，的確多采多姿，與當時的長崎唐人關係匪淺。

聽見說，今日漳州寺裏，唐人做道場，不知保安的呢？還是還願心的？今朝我去拜觀音菩薩，聽見和尚講，今日做好事的船主，是請大鵬和尚來的吳子明。他這遭東洋來的時節，洋中遇着大風爆，幾乎裡壞了船，所以求觀音菩薩救命，菩薩有靈感，雖然受了一番的苦難，不曾打壞了船，平安來到長崎，許下這樣救命的大願心，因為今日是還願的道場，日裡是做拜懺，夜裡是放餞口。<sup>44</sup>

這裡所稱的大鵬和尚，法號叫做大鵬正鯤（1691-1774），是福濟寺（漳州寺）第七代住持，福建泉州府蒲田縣出生，於1722年（享保7年）東渡日本長崎，1724年起擔任福濟寺住持，在住有22年之久。<sup>45</sup>大鵬和尚不但修行高，粗茶淡飯過日子，而且擅長繪畫，畫竹是他拿手的絕活。這樣的人才在異鄉過日子，想必能度化許多離鄉背井的唐人，真是功德無量。

今日媽祖娘娘的聖誕，本月是崇福寺做的，大凡這個會，三寺輪流做的。這幾年不比得當初，破費大得緊，件件都貴，如今做乙兩斤玉粢，就要破費十來兩銀子。你看那個媽祖殿中，擺也擺不起，你說多少銀兩，可以齊備得這許多菜品。照我這樣小戶人家，倒了一年過活的灶，也還不能勾買備萬分之一。還有一件大破費，這乙日客人多，唐人通事家，或者當年公

<sup>44</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6-7。

<sup>45</sup> 參見山本紀綱撰《長崎唐人屋敷》（東京：謙光社，1983），頁158。

館的財副走差，姓張姓李，大家都去燒香。差不多收拾五、六十個桌子，唐人是難得出來，所以怠慢不得，收拾十碗菜蔬，奇品佳肴，豐富得緊。吹唢呐的五六個人，清早到寺裡來，敲鑼鼓、吹唢呐，乙日吹吹打打，鬧熱不過，正是叫做鑼鼓喧天，笙簫振地，只管是賞燈節的一般，好不鬧熱。<sup>46</sup>

福州人所屬的崇福寺，輪值舉辦媽祖生日的慶祝活動，長崎在地人家都要共襄盛舉，可是分攤備辦各種禮品或飲宴所費，對小戶人家負擔沉重。話雖如此，大家身居海外有共同信仰，立身異地保護平安，實為首要選擇，因此對於此種保家平安的公眾事務都能平心接受，由此可以看出羈旅異鄉人的無奈。

遠渡重洋的唐船，有一個絕對遵守的規矩，必定在船上供奉保護海上航行人船平安無事的媽祖娘娘，以下一段引文說明供奉媽祖到寺廟的情況，典禮結束後所有原班人馬再浩浩蕩蕩返回唐館：

當下吃過午飯，一个小頭目，一个唐人番，唐年行司，催促唐人，請娘娘，十來个唐人，也有拿涼傘的，也有拿旗竿的，也有提着燈籠的，請了媽姐，一路上敲鑼打鼓，鼓樂喧天，到寺裡去，燒香、獻花，原來船主福州人，便把媽姐請到福州寺，外江人呢，便請到南京寺，倘或漳州寺，各有分曉，几个弟兄，請到寺裡，把媽祖安頓好了，搖搖擺擺而進館。<sup>47</sup>

在漳州寺做保安或還願的道場，在崇福寺盛大舉辦媽祖誕辰，或者將唐船裡的媽祖供奉到寺院，都是域外場域的社會活動一環，在各項儀式典禮之中，都潛藏著傳統文化的因子，讓羈旅海外的子民，有一個立命的心理寄託。

## （二）唐館內部生活信仰的描述

長崎唐館又稱「唐人屋敷」或「唐鋪」，館舍啟用始於 1689 年（康熙 28 年、元祿 2 年）4 月，當初興建的目的主要在收容到長崎貿易的唐船短暫羈留唐人。大環境的背景則是江戶幕府為了禁絕天主教、基督教的傳播，一方面擔心唐船帶入任何潛在的天主教、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則在杜絕海上走私，藉以達到幕府

<sup>46</sup> 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長短拾話——唐話》，頁 7-9。

<sup>47</sup> 見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瓊浦佳話》，頁 116-117。

的貿易獨佔利益。因此興建唐館接受唐船唐人一年半載短期居住，在管理上容易達到預期效果。

根據前人研究，唐館總面積約九千多坪，位於長崎十善寺藥園（今長崎市館內町），內含唐人部屋二層建築 20 間、三房部屋 9 間；市店 107 間、一間半有 3 間；土神堂一棟 6 坪、天后堂一棟（關聖帝並祀）一棟 16 坪、觀音堂一棟 6 坪；涼所一棟 9 坪、蓄水池三座、水井五口。由此可以想見唐館當年的繁榮景象。雖然居住唐館的唐人時間不相等，但是受到無法隨意進出館舍的限制，加上與居住在長崎市區的住宅唐人來往也相當有限，因此館內自成一個唐人生活圈，所有生活的食、衣、住、行、娛樂都在館內進行活動，由此可以想見當年唐人居住其中的盛況。<sup>48</sup>

從唐話教材《譯家必備》一書的記載，可以看到當時唐館的盛況。以下舉一位初任通事的漳州林姓年輕人（文中稱「老爹」），初次進入唐館所見的情況，與接待他的唐人（文中自稱「晚生」）的對話：

「新老爹進來了，晚生陪你走走，這裡就是土地廟了，老爹看那正面的牌扁環帶共欽的四箇大字，好不好？」、「正是好箇字樣，這幾箇對聯都好，請教這箇池塘上為什麼造起臺子，諒來必有用頭。」、「那箇就是戲臺。」、「時常做戲麼？」、「不是，二月初二，是土地公的聖誕，通館各番在這箇廟上，供養三牲各樣菜品，結綵掛燈，又做幾折戲文，鬧一兩天，真箇好頑，明年老爹進來看就曉得了。」<sup>49</sup>

林姓年輕通事首先看到土地廟，廟前池塘上搭起檯子，經過陪侍唐人解釋，才知道那是農曆二月二日土地公生日搭的戲檯子。每年都唱個一兩天，讓唐館內各番住宿的唐人，能夠享受一下鑼鼓喧天的熱鬧，有個精神寄託。

「館裡有戲子麼？」、「有的。弟兄裡頭，會做戲的多，又有幾箇師父，不

<sup>48</sup> 參見林慶勳撰〈華館笛風——試論《袖海編》反映的 18 世紀唐館〉（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主辦「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二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2012）討論。

<sup>49</sup> 見《譯家必備》頁 7。

做什麼生意，單靠着做戲吃飯。」、「這箇我不信，年裡頭不過一兩會的戲，工錢也有限，那有這樣大受用。」、「不是這樣說，我們是走洋的人，只靠着菩薩的保佑，平安來往幾担，有時節，在洋中，逢着大風暴受苦，許下願心的，做戲酬謝菩薩。所以沒有的時節，幾箇月也沒有，有的時節，一箇月三十天也有的。這是尊敬菩薩的道理，那一箇敢怠慢。」、「那中間一尊，有白鬚鬚老者相貌的，就是土地公麼！傍邊兩尊是什麼菩薩？」、「那箇不算什麼菩薩，就是土地公的判官。」<sup>50</sup>

如果真是一年一次唱戲，年輕通事不明白唐館裡的戲子靠什麼吃飯，經過陪侍唐人的解釋，原來走船的人生命都寄託給菩薩，因此安全上岸就要還願，做戲酬謝菩薩，難怪有時一連三十天天天扮戲謝神。

「這裡一帶幾間，庫都空了，為什麼沒有人住呢？」、「這幾間庫都是舊庫，樓上都塌了，東歪西倒的，壁子也破壞了，蓋瓦也散掉了，幾天前還有人住在這裡，各各生怕起來都搬去了，所以纔斯晚生們開一張公呈，求街官稟年行交公，重新再要造好，諒來過幾天管修理的進來，折掉了去那前面幾箇蓬子，開店的、賣雜貨、做糕餅、做裁縫、賣燒酒、賣麵食。這幾間沒有樓的還是耐得住了。」<sup>51</sup>

有人在館內生活好幾個月，不但等待唐船貿易結束，還要等候季風才能放洋開船。除了長崎街上唐三寺有節慶活動，還可以出外走走透透氣，其餘時間只有被限制在館內生活。所以居住都只是暫時分派性，遇到房屋修繕只能他遷等待一途。還好唐館裡生活一應俱全，像個小市集雜貨舖、糕餅舖、賣酒、賣麵甚麼都有。

「天后宮前插了紅旗，我們也有時節走過牆外，沒有看見那箇旗。」、「正是時常沒有插旗，今朝十五好日子了，每月初一、十五是插旗。」、「老爹你說，娘娘是那裡人？是我們福建一个林家的女兒，從小顯聖，多有靈感，

<sup>50</sup> 見《譯家必備》頁 7-8。

<sup>51</sup> 見《譯家必備》頁 8-9。

他一片良心庇護走洋的人，海面上的干係是他肯保佑，所以我們福建人沒有一家不尊奉，福建湄洲地方有大大一个寺廟供養娘娘，那個地方是娘娘降聖的所在，所以比別處不同，時常大官府也來祭奠的了。那兩傍邊的是千里眼、順風耳，這邊一尊菩薩頭上戴兩根雞毛，面上画有一个蟹樣的是田元帥，我們福建人說他從小狠愛做戲，後來拜做神道，所以做戲的時節是要供養他，倘若做一天戲完了，第二天再做一天，這叫做謝元帥的戲。」

52

年輕的唐通事來到土地廟的正後方，這是供奉媽祖娘娘的天后宮。陪侍的唐人趁此機會解釋宋朝湄州人林默娘成仙得道的故事，出海走洋的人沒有一個不依靠媽祖保佑的。同時也介紹陪侍在媽祖旁邊的千里眼與順風耳兩尊神像，此外也說明謝元帥戲的演出，是在供養樂神田都元帥。

到了觀音堂，老爹拜拜：「這地方好乾淨。」老爹看見觀音堂，連這亭子大門周圍的籬笆的都是新做的：「這箇幾時造起來？諒來也是公費。」、「正是舊年造起來，買了樹木花卉（草），種在裡頭，一次幾十兩紙鈔，一次幾百兩都是公派到。今年每一箇船千把銀子是有的，你看這六扇亮槓好大工夫了，又要這裡做欄杆，再要三官菩薩的錫五事，關老爹的玻璃燈、籤訣牌、籤子筒也是重新添做。」、「這一尊觀音菩薩，也是唐山帶來麼？」、「正是，這箇酉年二十二番船主沈綸溪許塑的，韋馱天是姓熊的船主帶來（的），他起呈子要造韋馱天堂，王家不准就歇了。」<sup>53</sup>

最後唐通事來到媽祖堂右側的觀音堂，見到堂前整理得十分乾淨，也砌了新籬笆，種了許多花木，陪侍唐人說有善心人士供奉，才能把觀音堂整修得美輪美奐，供奉在神桌上的觀音菩薩像與韋馱天，都是船主許願所捐，才能有今天的規模。

由上面幾段的內容，可以看到唐話教材《譯家必備》一書，記載了當年「唐人屋敷」內唐人生活信仰的一面，其實與中國傳統社會沒甚麼差別，遠涉重洋，

<sup>52</sup> 見《譯家必備》頁9。

<sup>53</sup> 見《譯家必備》頁11。

仍然能保存固有文化，這是深厚民族性的表現。而對照今天長崎當地實景的荒廢，才能明瞭當時唐館內部同時幾千人住宿的空前盛況。

### （三）節義孝順的寡婦

根據唐話教材《鬧裡鬧》的內容描述，長崎繁華時節，人人守本分，路不拾遺。無奈有一年十月裡，王府吩咐各執事，每年繳納將軍老爺的錢糧，兩年來少了幾萬兩，需在一年之內補足。這一道命令下來，驚得執事有話說不出，這一納糧事情，影響最大的是長崎街市各行各業，餘帳討不回，自然無本錢做買賣，因此各行各業也跟著蕭條或收攤。

相對的整個長崎已經變成弱肉強食的地方，偷搶打殺無所不在。《鬧裡鬧》講了一個寡婦孝順婆婆的故事，內容大約是有一夜三更天時節，許多人在睡夢中被起火而響起的各寺撞鐘驚醒，失火各種忙亂，逃生的、護產的，滿街人聲鼎沸，連地皮也打翻了。失火的緊鄰有一個寡婦，平日有氣節做人又賢慧，侍奉舅姑，十分孝敬。每日做菓子買賣度日，當時服侍僅存的老姑更加孝敬，買酒買肉供養從不吝惜。當夜火起，先背老姑到不著火人家屋簷下稍避，再回頭尋覓三個年幼的兒女，所幸都安全救出，這等照顧老人為先的孝心，立刻由街管告訴王家。王家以教化的表率，先周濟寡婦家新銀百兩，糖、米各十包，並且告訴寡婦，日後有任何生計困難或缺少本錢，隨時來街門管討。如今雖然燒了房子，卻因王家特別照應，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可見孝順感動天地，又感動人家。《鬧裡鬧》作者最後說：

今日在下做這一本俗語，因為要說孝婦這一段話文，先說火燒的話，做入港。但凡這里來學話，不但留心學得這一本俗語，還要把這孝婦做樣子，孝順父母。一則話也講會了，一則天地保佑，自然出頭了。這正是：『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終生忤逆兒。』<sup>54</sup>

王家長崎奉行趁機獎勵孝順的寡婦，表面上看來是鼓勵節婦的孝順德行，其實有大環境的背景存在，江戶幕府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於享保7年壬寅(1722，康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p>54</sup> 見早稻田大學藏版《鬧裡鬧》，頁7。

熙 61 年)刻成《六諭衍義大意》一書，大力推行「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項道德規範。編寫《鬧裡鬧》的作者，正好利用這個機會把「孝順父母、尊敬長上」等的道德訓示寫入教材，不但一方面學習唐話，也同時學習觀摩善良風俗。<sup>55</sup>

## 七、對歷史事件真實記載的唐話教材

唐話教材有一個寫作特色，凡是牽涉到過去或當時的事務，一定照實紀錄，少有任何杜撰的成分。一來這是學習唐話的教材，在地真實發生的事件，才能引起學習者的共鳴，增加學習的興趣；二來這些唐話學習者將來擔任唐通事工作，所學的唐話課本內容，正是最好的工作經驗手冊。

以下將舉例的唐話教材《瓊浦佳話》，雖然是用擬話本小說形式撰寫，文字活潑明朗，敘述的內容又趣味橫生，引人諸多遐思。凡是涉及歷史事件都是真實紀錄，不像明、清某些擬話本小說，會偏離史實創造一些故事情節。

《瓊浦佳話》共有四卷，全書分為 24 個小節，依照長崎開埠之後，江戶幕府將軍如何派人嚴格統治，長崎王家如何處理伊東走私事件，唐船上岸之後如何點貨、批價、講價等等的實務，很明顯的依照時間發展順序來描寫，則是不爭的事實。以下分別說明：

### (一) 長崎開埠與管理

1571 年(元龜 2 年，明穆宗隆慶 5 年)開始，當時被稱為「南蠻」的葡萄牙人，定期以帆船駛入長崎港，一般都以此年為長崎開埠起算年代。

隨著長崎開港，南蠻船隻陸續進港，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勢力就逐漸擴散。當時日本人每年受洗入教的教徒有增無減，對於可能妨礙完全統治的信教事件，不但無法根絕而且從中又衍生許多問題。不得已情況下，只能做消極的預防，於是嚴格規定，凡各國船隻入港，一律在上岸時每個人要腳踩刻有聖母瑪莉亞的雕像，這個動作稱為「躑銅板」，以此宣示不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忠誠。

<sup>55</sup> 詳見林慶勳，〈長崎唐話中對伊東走私事件敘述差異的探討——江戶時代唐通事養成教材研究之二〉，《東亞漢學研究》(長崎：東亞漢學研究學會，2014)，第 4 號：頁 273-283 有關「六諭衍義大意」的詳細討論。

1635年(寬永12年,明毅宗崇禎8年)開始,江戶幕府限定唐船只在長崎進港,大約從此唐人上岸之後,即寄宿於長崎相熟之街坊民宅,<sup>56</sup>由於語言與文化差異,免不了常常出現齟齬事端,此時只能靠唐通事從中調解止息爭端。

## (二) 伊東走私事件

17世紀中葉,長崎富人伊東與一群朋友異想天開,集資合夥走私頭盔、衣甲、弓箭、刀槍等武器,準備販售到朝鮮,返程時可以夾帶一些人蔘等物。長崎歷史記載,1667年(寬文7年,康熙6年)此項大規模的武器走私事件,伊藤小左衛門等人被捕,該事件連座者有35名,於11月30日被處死。<sup>57</sup>伊藤小左衛門應當就是《瓊浦佳話》描寫的伊東小左衛門。<sup>58</sup>此事件也見於《長短拾話——唐話》的記載,<sup>59</sup>文後不但評述欺公犯法的勾當做不得,還類舉「唐王去求仙、彭祖祝壽長、嫦娥嫌貌醜、石崇謙無田」四句貪心不足的故事,來說明伊東幹走私何嘗有安分之心。

## (三) 正德新令實施初期

所謂「正德新令」(1715,正德5年正月11日頒布,康熙54年)主要在抑制唐船入港的逐漸增多,因為唐船貿易的頻繁,形成日本出產的銀與鑄幣用的銅大量流失,嚴重將影響日本本國的正常發展。不過新令施行之後,唐船入港雖然逐漸減少,自然也形成許多因減量貿易的後遺症。

自從長崎開埠之後,當地庶民主要依賴唐船入港之後的各種事務討生活,唐人食與宿非要仰賴長崎當地住民提供不可。新令實施禁止或限制唐船來航,等於斷了長崎人生活的憑藉,長此以往個人生存可能遭受威脅,對整個長崎社會的發展也是負面的。原來長崎的繁榮,此刻由冷落而凋敝,慢慢勢必影響江戶幕府的統治。因此當守衛長崎港的遠見番看到唐船入港,等於看到生機重燃,其中的喜

<sup>56</sup> 參見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頁129-132。

<sup>57</sup> 參見嘉村國男《新長崎年表》,(長崎:長崎文獻社,1974),頁254;又木津祐子〈唐通事官話の受容——もう一つの訓読〉,《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第Ⅱ部近世の知の形成と訓読》(東京:勉誠出版,2010),頁278-282有詳細討論。

<sup>58</sup> 參見林慶勳撰〈長崎唐話中對伊東走私事件敘述差異的探討——江戶時代唐通事養成教材研究之二〉,頁273-283。

<sup>59</sup> 其實還有一本唐通事教材《唐通事心得》(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書,頁16-23),也有此段記載,不過內容文字完全與《長短拾話——唐話》雷同。

悅不言可喻。

#### (四) 正德新令嚴格管理唐船貿易

重新准許唐船入港貿易，對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傳教、私貨販賣破壞幕府獨佔利益，皆須提前阻隔與預防。在此氛圍之下，來航唐船的各项檢查逐漸嚴厲。盤問唐船來航情況，甚至連清國科舉考試或康熙傳位於第四皇子的事，都要當作時事問題來測試。

當唐船重新入港，展開新的唐船貿易契機之後，長崎奉行治下的頭目，率領攜有兵刃的插刀手逐一搜查船艙各項貨物，詳細記載此趟貨物內容，並且一再告誡不能違失犯禁。一方面對來航唐船嚴格執行搜查任務，另一方面卻要放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長崎苦力在唐船靠岸攘擾紛亂中，偷些零碎藥材或糖物，變賣換取生活所需。

#### (五) 修築唐三寺與建造唐人屋敷

由於江戶幕府禁止天主教與基督教日甚嚴厲，為恐波及無辜，三江人就原來同鄉會館創立興福寺；閩南人也修建了福濟寺；福州人建造崇福寺。讓旅居長崎的同鄉有一個聚集的地方。這三個寺都有一些共同特點，首先，雖然名為佛寺都屬於臨濟宗黃檗派，但仍恭奉道教的神祇，如媽祖、關聖君等民間信仰，可說是佛道並祀。其次，各寺的住持都從唐山邀請高僧主持，而且必定是與該寺有關的同鄉出身的和尚，除了隱元高僧(1592-1673，出身福州府福清縣)，曾經在三江人興福寺擔任住持的少數例外，其他幾乎數代都是如此傳承，其中可能考慮語言與習俗差異有很大關係。

長崎唐館也就是「唐人屋敷」的異名，館舍啟用始於 1689 年 4 月，當初興建的目的主要在收容到長崎貿易的唐船短暫羈留唐人。因此興建唐館接受唐船唐人一年半載短期居住，在管理上容易達到預期效果，同時可以禁絕基督教的傳入，以及杜絕走私貿易的風氣。

#### (六) 確實實施對唐船的管理與貨物議價

唐船貿易是長崎每年的大事，正德新令實施之前，有關盤點貨物或唐船人員的安置，顯得相當閒散或放任。然而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各種變化，讓長崎奉行覺

得不是嚴厲執行王令，就能達到有效管理。在各種條件配合下，如修建唐人精神依託的唐三寺，建造足以有效管理並安置唐人的唐人屋敷等，才能放手執行唐船貨物管理。

為了徹底禁止私貨交易，通常由長崎奉行指派一位能幹的家老負責，首先來到唐船貨庫檢查，開封後逐件清點清楚，隨後找來唐通事的頭目等人進館，面對面與唐船船主議價。在雙方一來一往的討價還價中，最難自處的是參與講價的唐通事，一邊是血濃於水的鄉親，另外一邊則是受領奉祿的上司，兩難的選擇，則是擔任唐通事最大的考驗。

綜合上述 6 點的敘述，大約可以明白《瓊浦佳話》全書的寫作，幾乎是以歷史遞進的方式來撰寫。雖然《瓊浦佳話》一書，可能是未完之作，<sup>60</sup>但前後四卷已將長崎開埠以來發生的重要事情一一寫入書中，目的很清楚主要是為準備擔任唐通事的後輩而寫，全書以擬話本小說成書，讓人閱讀不會有說教的沉悶感，或許這是作者的用心所在。除了內容需要留意學習外，也讓未來的唐通事能夠模仿書中淺顯的口語說話，對將來的工作執行有絕對的助益。最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依照時間發展順序鋪演長崎開埠、伊東走私、正德新令、建造唐三寺、修築唐人屋敷等幾件歷史重要事件，讓有心學習的後輩，在趣味性的擬話本小說敘述中，即能獲得一個簡單的長崎歷史輪廓，特別是與唐通事職責有關的重要事件，都能在此類似說故事的編年式情節中掌握無遺。

## 八、結語

從 1604 年祖籍山西的馮六，被德川家康(1543-1616)任命為長崎第一位唐通事開始，連綿二百多年屬於世襲制度的該項職務，主要在接待從中國來航的唐船貿易，以及與唐船有關的各項繁瑣事務，包括處理或排解唐人各種紛爭，甚至有時還要擔任幕府指派的外國情資蒐集工作。對於當時鎖國的日本來說，唐通事其實是瞭解外面世界(主要當然是明、清時代的中國)的一扇窗口，雖然他們的職位階不高，卻是受到幕府相當倚重的角色。

想要做好一位稱職的唐通事，主要的基本涵養當然是嫻熟使用唐話，以及了解唐山各種事務，此外加上對唐通事職務性質及工作角色的掌握。只有如此，才

<sup>60</sup> 早稻田本卷四最後有抄寫人一段話：「敘事止於講價，作者未畢編而沒矣，可惜也。」

能在紛繁瑣碎的唐船貿易談判中勝任愉快。唐通事養成教育最基本的唐話教材，受到世襲職務的制約，因此在不必對外公開的情況下，幾乎都是由也是唐通事出身的教學先生，依據實際需求編寫實用的唐話學習課本。

目前所見藏於公、私圖書館的唐話抄本，大約僅有十餘種而已，其中某些較常見的材料，也有幾個不同的抄本，文字內容有些很小的差異。可以想見兩百年的光陰，唐話教材絕對不會如此的偏少，可能還有更多的材料仍然沒有被發現。本文討論的依據，也只就目前所見的十一種教材做說明。

這批看似單薄的唐話教材，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雖然只是學習唐話的語言教材，卻將當時真實的生活情境、歷史文化、習慣信仰等等，都實實在在的記錄下來。從功能來看，這是教材編輯的「實用性」，爛熟了教材學習內容，不但能夠說好唐話，同時對未來準備擔任的唐通事職務，也會獲得起碼的認識。因此這批唐話教材，並不是單純的語言學習課本而已。

根據這批教材內容的記載，能夠窺見江戶時代長崎唐通事生活周圍的點點滴滴。例如唐船來航出發的港口，都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就是江蘇、浙江、福建等處，因此唐通事的唐話學習，就以南京話、閩南話、福州話為主，直到 18 世紀中葉以後才以南京官話為共同溝通語言。早期上述三種唐話的學習，其實是對應著三個地區長期居留日本的永住唐人，以及隨著唐船貿易而來的來航唐人需要而設。或許三地的語言與風俗有所差異，因此在 17 世紀初期的長崎，江、浙人修築了他們自己的「興福寺」，同理漳州人、泉州人與福州人也分別興建了「福濟寺」與「崇福寺」，各寺的住持一定從各自家鄉請來高僧主持，唯一的例外是在日本創建黃檗宗的福州人隱元禪師，曾經分跨興福寺與崇福寺擔任住持。

離鄉背井的海外移民，當他們一代傳一代在異鄉生活之際，生活上遭遇了種種的困境，或者思鄉情緒引起的落寞與無助，除了上述唐三寺的神祇可以有所慰藉之外，參與中國傳統節日如端午、中秋等節慶的活動，或者與居住在唐館中的來航唐人短暫聚會，多多少少可以稍解鄉愁，甚至對異鄉生活的困惑得以抒解也說不定。因此可以看見長崎的唐人，對於集體有關的唐人活動相當的熱衷。

總之唐話教材數量雖然不多，但是可以從中了解當初長崎唐人的生活點滴，從教材中片段的描述，不但對永住唐人的生活情況得以認識，對那些僅在唐館居住八、九個月不等，等待唐船貿易結束或季風來臨始得開船的暫住唐人，他們在唐館中的生活細節，他們排解不安的思鄉情緒的各種方法，在唐話資料中都可以

一覽無遺。如果想對這段域外唐人語言、文化、歷史、生活等的更深入理解，只能期待唐話有關資料多多出土。

## 引用書目

- 山本紀綱，《長崎唐人屋敷》，東京：謙光社，1983年。
- 六角恒廣著·王順洪譯，《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木津祐子，〈官話課本所反映的清代長崎、琉球通事的言語生活——由語言忠誠和語言接觸論起〉，《東亞漢語漢文學的翻譯、傳播與激撞：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3，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8年。
- 木津祐子，〈唐通事の官話容受—もう一つの訓読〉，《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第Ⅱ部近世の知の形成と訓読》，頁260-291，東京：勉誠出版，2010年。
- 內田慶市，〈近代西洋人漢語研究的價值〉，《清代民國漢語研究》（遠藤光曉等編），頁39-52，首爾：學古房，2011年。
- 內田慶市，〈琉球官話の新資料——關西大學長澤文庫本藏『中國語會話文例集』〉，《中國語研究》，頁1-22，東京：白帝社，2013年。
-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年。
- 安藤彥太郎著·卞立強譯，《中國語與近代日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 李榮主編，《現代漢語方言大辭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林慶勳，〈清水水清、寧波波寧——論《清水筆語》反映的漂流民筆談內容〉，《海洋歷史與文化》，頁1-23，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2年。
- 林慶勳，〈華館笛風——試論《袖海編》反映的18世紀唐館〉，「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二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12年。
- 林慶勳，〈唐話對應音觀察之一——岡嶋冠山標注匣母字的變化〉，《漢學研究》，

- 30 卷第 3 期：167-195 頁，臺北：國家圖書館，2012 年。
- 林慶勳，〈長崎唐話中對伊東走私事件敘述差異的探討——江戶時代唐通事養成教材研究之二〉，《東亞漢學研究》，頁 273-283，長崎：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部 東亞漢學研究學會，2014 年。
- 岡嶋冠山，《唐話纂要》（五卷本，收入六角恒廣編《中國語教本類集成補集——江戶時代唐話篇》，1972），東京：株式會社不二出版，1716 年。
- 周文次右衛門，《忠臣藏演義》，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1815 年。
- 原田博二，《長崎——南蠻文化のまちを歩こう》，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
- 奧村佳代子，《江戶時代の唐話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 年。
- 奧村佳代子，〈譯家必備的內容和語言〉，《清代民國漢語研究》（遠藤光曉等編），首爾：學古房，2011 年。
- 奧村佳代子編，《關西大學圖書館長澤文庫所藏唐話課本五編》，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1 年。
- 遠藤光曉，〈韓漢語言史資料概述—總論〉，《韓漢語言研究》（遠藤光曉·嚴翼相主編），頁 445-454，首爾：學古房，2008 年。
- 遠藤光曉·竹越孝主編，《清代民國漢語文獻目錄》，首爾：學古房，2011 年。
- 嘉村國男編、滿井錄郎·土井進一郎執筆，《新長崎年表》，長崎：長崎文獻社，1974 年。
- 藪田貫·若木太一，《長崎聖堂祭酒日記》（「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二十八」），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0 年。
- 佚名，《福州話二十四孝》，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圖書部藏。
- 佚名，《養兒子》（B 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佚名，《長短拾話——唐話》，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圖書部藏。
- 佚名，《唐通事心得》，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圖書部藏。
- 佚名，《譯家必備》（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唐話辭書類集》第 20 集），東京：汲古書院，1977 年。
- 佚名，《瓊浦佳話》，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佚名，《鬧裡鬧》，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佚名，《小孩兒》，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